

奇俠司馬洛

雷霆勇士

馮嘉著

雷霆勇士

故事梗概

屍變？一個男子在大火中死去，屍體變成金屬，且破牆而去。

司馬洛受委託調查此事，發現到死去的男子並不是「人」，是由外星人製造的機械人，因為本身需要能源，故在吸取電源時一時不慎引致大火，而且也因此而引起多方人士發現其踪跡，展開追捕。

目錄

雷霆勇士……………一

鐵漢沉龍……………二一

雷霆勇士

殮房怪事

法醫官趙醫生在進去看屍體之前已看到了那場大火的電視新聞。電視攝影機捕捉到火勢的猛烈情況。

屋子的二樓在烈火中忽然爆炸，一個火人飛了出來，跌到了屋後不見了。攝影師一定很可惜不能跟到那邊去拍得清楚些，因為是給攔住了，不能過去。

趙醫生的助手潘尼指出：「就是這個，現在就在我們的停屍房，快去看看。」

「那人死了嗎？」趙醫生問。

「當然是死了，不然就不送來，而是在醫院的病房了。」

趙醫生說：「死人是逃不掉的，急甚麼？」

他並不知道這一次他剛好說錯。

潘尼說：「這個你一定要看，太特別了。」

趙醫生說：「是一個美女，肉彈明星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潘尼搖搖頭說：「快來吧！你吃的不過是漢堡包。」

那即是說漢堡包是可以拿着走的。

趙醫生說：「好吧！」他一面咬那漢堡包，一面跟着潘尼到停屍房去。

他一面吃東西，一面處理屍體早已習慣了，屍體就是他的工作。許多做文書工作的人在忙起來時，也是一面對着文件一面吃東西，屍體就是趙醫生的文件。

趙醫生一進停屍房就叫起來：「誰在開玩笑？」

那似乎是明顯地開玩笑，停屍床上停放着一個人，這人的雙腳伸出那連頭也蓋着的白布有兩呎。

腳伸出來就因床不夠長，白布也不夠長，那即是說這人應有八呎高。而這腳的腳掌起碼有一呎長，沒有人有這麼高大。

潘尼說：「不是你來親眼看到，你不會相信，所以在此之前我不敢講。」

趙醫生用不拿漢堡包的手拿起一個金屬小錘子敲了敲那腳掌，發出「鏗」一聲，他說：「還是金屬。」

潘尼叫起來：「怎麼？剛才明明是肉！」

趙醫生再敲一下，又是「鏗」一聲。很明顯是金屬的聲音。

他說：「這是肉嗎？這是一座金屬的塑像。」

潘尼目瞪口呆，不知道該說甚麼的時候，趙醫生反而代他解釋道：「當然，他們也不會把一座塑像當屍體搬進來。」

「是呀！」潘尼說：「剛才明明……」

「掀開！掀開！」趙醫生揮着手。他顯然也很感興趣，以至連他的漢堡包亦放下了。

潘尼一面掀那白布一面說：「這上面都燒成炭似的，祇有雙腳。」說到這裏，布已掀開，他就不能說下去。布下露出的與他所講的不符，不是焦炭，而是一個很完整的巨大而禿頭的人，明顯地是金屬的。

潘尼立即把白布再蓋回。

趙醫生說：「你究竟在幹甚麼？」

「我一定是做夢，」潘尼說：「我要從頭再開始。」

他退後幾步，退到門口，他要做的就是再上前，再掀起白布。剛才的不算，希望那是幻象，再做的時候幻象就已經消失。

趙醫生也讓他做，祇是站在旁邊看。但潘尼踏出第一步，就停住了。

用不着他掀，那白布已彈開，露出那巨大的金屬人的上身。

潘尼吶吶着說：「是他動了嗎？這裏是一點風也沒有的。」

這問題馬上得到答案，那巨大而閃亮耀眼的金屬手臂移到身旁，壓住了趙醫生放下的漢堡包。潘尼呱呱大叫起來，叫的是沒有甚麼意義的聲音，他也想不出應該叫一些甚麼話。

那怪人的胸部却開始發出紅光，好像金屬燒紅了似的。

趙醫生雖是肥肥鈍鈍的人，此時的反應却是非常之快。

趙醫生馬上把潘尼一拉，叫道：「逃走！」

他把潘尼拉出了門外，又把門關上了。

他的思想反應很簡單，就是馬上想到了這具古怪的屍體是不宜接近的。

祇可惜，這門是沒有鎖及門閂的。這是一個停放屍體的地方，沒有人會進來偷屍

體或屍體的一部分，事實上要請人進來參觀都不易，屍體亦是不會逃走的，裏面要有防盜設施就似乎是多餘的了。

潘尼仍是被好奇心牽着，不捨得逃走，但是趙醫生的的人生經驗豐富，懂得衡量兩者，所以仍是牽着他走。他們離開了那個地方，跑進走廊，登上一道樓梯。

停屍房是在地下室中的，那是方便冷空氣聚在下面，這個地方是從來不需要溫暖的。

趙醫生雖然笨重，但是跑到了樓梯頂上也並沒有喘氣，反而是潘尼已經在喘得很厲害。這情形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他的精神太緊張了。

他們到了樓梯頂上就可以停下來，因為下面出來的東西要經由這樓梯才能出去，而他們遠遠就可以看見。看見的時候才決定是否繼續逃走。

他們站在那裏，在這個非常之靜的地方，可以聽得很清楚。他們聽到沉重的腳步聲傳來，那麼高大而沉重的一個「人」，走起路來也一定很響。

潘尼說：「那……那怪物出來了。」

「我看，」趙醫生說：「他也不想在下面，死了的人不能動，才逼不得已罷

了。」

潘尼說：「別開玩笑，我們報警吧！」

趙醫生說：「報警？來得及嗎？」

「我們……不能處理這件事。」潘尼說：「我們……我們又沒有槍。」

「爲甚麼一定要有槍才能處理這件事呢？」趙醫生說：「殺死他，就算是解決問題嗎？」

「老天！」潘尼說：「你不是打算跟這東西交朋友吧？」

「先看清楚的好。」趙醫生說：「反正這個人是殺不死的，你看那錄影帶，他是可以殺死的嗎？」

「這個不是人。」潘尼說。

這個時候，腳步聲已稍爲接近了，他們看見紅光。

他們斜斜地望下去，是看不見走廊的另一頭的，有一些部分給這一層的地板遮住。他們看見紅色的光透出，想像中就是那個怪人已經全身都變成紅鐵似的，快要進入視線之中，那紅光便先透進來。

潘尼凝神看着那紅光，但是又不能不分一些精神看趙醫生，奇怪趙醫生可能做些甚麼。他不能預測，以往他祇是見趙醫生處理死的東西——死屍，却沒有見過趙醫生如何處理活的東西。

跟着，那紅光却又漸漸隱去了，腳步聲離開他們。

「那東西又回到裏面去了。」潘尼說。

趙醫生說：「看來他沒有甚麼惡意，他不是要衝出來殺我們，而你呢？却是想着要殺他！」

潘尼說：「你從來都是那麼好心腸的嗎？」

「我甚麼時候壞心腸過？」趙醫生說：「我切開死屍，並不表示是我殘忍，我祇是做一件很少人肯做的工作罷了。」

這樣說着的時候，燈光忽然完全熄掉，本來是正在微微地響着的冷氣系統的聲響沒有了，這才使他們知道，這裏原來可以更靜。

「停電！」潘尼低聲說。加上那漆黑，使人更覺靜得可怕。

趙醫生說：「想動也不能動了。」

潘尼說：「我看還是快點離開的好。」

他轉身要走，却被一隻手拉住他的褲腳。

他在漆黑中說：「不要拉着我。」

「誰拉着你？」趙醫生說：「是你拉着我。」

「我？我沒有拉着你……」潘尼忽然恐懼地呱呱大叫，向那隻拉住他的手亂打。因為，假如不是趙醫生拉着他，却有一隻手拉住他，那情形就很不妙。

他亂打也打不脫，趙醫生則是哈哈大笑起來，說：「是我拉住你。」

潘尼捉住那隻手，沿手臂摸上去，果然是趙醫生。他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埋怨起來道：「別開這玩笑好不好？這會嚇死人的！」

趙醫生說：「做人是應該力求輕鬆的呀！」

潘尼說：「我們還是快走吧！」

趙醫生說：「你看得見出口在甚麼方向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潘尼轉了一轉，甚麼都看不見，這裏仍是地下，祇是比停屍之處高了一層，還是沒有窗子，燈一熄了就連方向也不辨，剛才亂打一頓，轉了幾轉，就不知道

出口在甚麼方向了；未轉之前還勉強可以記得。他咒罵道：「可惜我不吸煙，要不然，有個打火機點一點就可以看到了。」

「但我仍不認為需要逃！」趙醫生說：「因為假如如有危險的話，我也認為逃得不夠快。」

「但……但……也應該試試呀！」潘尼說：「留在這裏也是沒有甚麼應用處的。」

「試吧！試吧！」趙醫生說：「你走好了。」

「但我不能丟下你。」潘尼說。

「你有能力保護我嗎？」趙醫生說：「我是一個不害怕的人，你是一個害怕的人。」

「我們……我們摸索一下也是摸得出去的。」潘尼說：「這裏的形勢我們很熟。」

但他這樣說着，暫時又不想走了。他說：「你聽，那是甚麼聲音？」

下面傳來一陣轟轟隆隆的聲音，地面也感到微震。

趙醫生沒有回答。

潘尼說：「那怪物就像正在要把這屋子拆掉。」

趙醫生慢應一聲，說：「他是正在拆掉，似乎要把牆壁拆掉。」

「但是……怎麼拆？這裏是地下，外面是泥土。」潘尼說。

那聲音也真駭人，就像下面有拆屋的機器正在操作，但潘尼與趙醫生是在這裏工作的，他們都知道這裏沒有甚麼機器。

「他正在逃走。」趙醫生說：「唔……去遠了……遠了……」

漸漸，那可怕的聲音也停止了。

趙醫生過了一陣又說：「他已經走了。」

潘尼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趙醫生說：「我聽到的。」

潘尼說：「怎麼你聽得到我却聽不到？」

趙醫生說：「傻瓜！因為我把耳朵貼在地面上聽呀！」

潘尼伸手撫摸一下，果然摸不到趙醫生，因為趙醫生已伏到了地上，人是打橫了。

他此時才想到，把耳朵貼在地上聽是一個好辦法。在荒野中等火車的人，遠望都看不見火車，但把耳朵貼在路軌上，更遠都可以聽到有沒有火車來。

現在他們雖然是在高一層，但地面與牆壁相通，震動會傳上來，因此是可以聽到空氣傳不到的聲音的。

潘尼這樣做的時候，趙醫生又爬了起身來，頭便與他的手臂撞一撞。趙醫生說：「走了，走了。」

「走，走到甚麼地方去？」潘尼說：「那下面並沒有甚麼地方可走呀！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趙醫生說：「總之是走了。」

「那真沒道理。」潘尼說：「唯一的出路是在這上面，他却下面走了。」

潘尼說着時，也效法伏下來把耳朵貼在地上聽。他說：「真的沒有聽到甚麼動靜。」

趙醫生說：「你又怎會聽到？」因為他看不見潘尼，就也不知道潘尼已經伏下了。

潘尼說：「因為我把耳朵貼在地面。」他祇是並未有加一句「傻瓜！」

趙醫生就讓他聽下去。

跟着潘尼又說：「沒有走！回來了……我還聽到……是幾個人。」

趙醫生說：「這個你就用不着把耳朵貼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到。」

「甚麼？」潘尼問。

這樣問着時，他就沐在光線中了。電筒的光照住潘尼與趙醫生。

在那簡直是絕對漆黑之中，他們一時被這強烈的光線刺激得目爲之眩。

光線是來自再上面的門口，有幾個人站着。腳步聲也是他們發出來的，這的確用不着把耳朵貼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到。

潘尼歡迎地說：「還好你們來了，我們甚麼都看不見，上來都不能。」

他起身要向那些人走過去，但是其中一人喝道：「站住，不要動！」

好幾隻電筒的其中一隻向橫移動，照照他們自己的身體中段，潘尼與趙醫生就看見，原來這些人是手上拿着槍的。一共有四個男人，手上有槍也有小型輕機槍。

潘尼說：「不要誤會，我們不是闖入的人，我們是在這裏工作的，這位是趙醫生，我是潘尼。」

其中一人慢慢踏下樓梯，手中的電筒在他們的身上照射着，手中的一把槍也是對着他們。

潘尼說：「你看清楚吧，我們連工作證也有，我們像是攔闖的人嗎？」

他仍以爲這些人是來救他們的。

那人陰沉地說：「我們才是擅闖的人。」他動動手中的槍：「這是我們的工作證。」潘尼驚愕地瞪着他。現在有些反光，他就可以看到這人的臉，這人的臉完全沒有表情，而且，非常之冷酷麻木。

潘尼說：「我看你們弄錯了，這裏不是銀行，這裏是停屍房，沒有你們要的東西。」

那人說：「你以爲我們要的是甚麼？」

「呃……」潘尼訥訥着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告訴我吧！」

「你告訴我吧！」那人說：「這裏發生了甚麼？」

這時，趙醫生才第一次開口：「忽然之間停了電，我們祇好摸索着爬上來，我們實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。」

潘尼也明白趙醫生是正在暗示不要多講，所以他也說道：「沒有發生甚麼，這裏可能發生甚麼呢？」

那人說：「爲甚麼停電？」

潘尼說：「我們也是不知道，外面又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那人沒有回答，他顯然是首領，而另外三人是由他指揮的，這三人之中已有兩人分出來到處找，找尋總電掣，把總電掣扳動，但仍沒有變化。

其中一人回報：「有些很嚴重的電力故障，總電掣自動跳熄，但是扳回下去，還是無效，我看是電源斷了。」

那首領人物的電筒光集中在潘尼的臉上，問道：「發生了甚麼，會使電源斷了？」雖是趙醫生先回答，他偏要問潘尼。

潘尼雖然被趙醫生罵是傻瓜，但他其實並不是那麼傻瓜。他說：「我們也不知道，我陪趙醫生下去檢驗一具屍體，還未進去就聽到一陣吵鬧聲音，跟着停電，我們甚麼都看不見，就回到這上面。」

那人說：「是怎麼樣的聲音？」

潘尼說：「那聲音嘛，就像是要把屋子拆掉似的。」

「甚麼把屋子拆掉？」那人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潘尼說：「反正也看不見。」